



四大名著
聚珍版

SAN GUO YAN YI

三 国 演 義

下

中華書局

I242.4
786-10
2

P1

阅 览

醉耕堂本四大奇书第一种

三 国 演 义

下 册

罗贯中 著

毛 纶 毛宗岗 评

刘世德 郑 铭 点校



中 华 书 局

第五十八回

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瞞割须弃袍

周瑜在而孙、刘离，周瑜死而孙、刘合；曹操去而孙、刘离，曹操欲至而孙、刘又合：此两家离合之机也。乃孙方借刘以拒操，而刘忽借马以救孙则奇；刘方约马以拒操，而操忽约韩以取马则更奇；韩不为操以攻马，而马得合韩以攻曹则愈奇。至于刘不助马，而助马者乃是韩；刘不约韩，而约韩者乃是操；马非救孙，而救孙者实是马；马非应刘，而借马者实是刘：是又事之最巧，而文之至幻者矣！

曹操、孙权之欲报父仇，为父也，非为君也，私也；马超之欲报父仇，为父也，亦为君也，公也。马腾为衣带诏而死，则腾为忠臣；超为父之死于衣带诏而讨操，则超为孝子，而亦为忠臣。而前史误书之为贼，误书之为反，则大谬矣！若断以《春秋》之义，直当书曰：“马超起兵西凉讨曹操。”斯为得之。曹操不能杀陶谦，而以吕布回兵；孙权不能杀刘表，而反使鲁肃吊孝：乌睹所谓不共天地，不同日月者乎？若马超者，是真能报仇矣。绕树之枪，渡河之箭，操之不死，间不容发。虽天方助操，不能遽斩国贼，而使之心寒胆落，魄散魂飞，则谓马超已诛曹操可也。

君子观于割须弃袍之事，而窃以为是汉帝之威灵也。何也？衣带诏不降，则义状不立；义状不立，则马腾不死；马腾不死，则马超不来。惟有帝之刺血，所以有操之割须；惟有帝之解带，所以有

第五十八回

操之弃袍耳。

曹操每至危急时，有曹洪救之，有许褚救之，有丁斐救之。然而曹洪、许褚之救，是以救救也；丁斐之救，是以不救救也。延津之战，弃粮与马；渭桥之战，放马与牛。前之饵敌，所以取胜；后之饵敌，所以救败。则洪与褚之勇，又不若丁斐之智耳。

当马超战潼关之时，孙、刘两家，若能乘虚而袭许都，此大快事。而孙权不为，刘备亦不为，其故何也？盖东吴之兵，但能应敌，而不能取敌。一合肥且不下，而何有于许昌乎？且其所欲得者荆州耳，志固不在中原也。刘备则欲养其兵力以取西川，即东吴求救，且不肯轻劳我师，而何暇于袭许昌乎？是其志虽在中原，而西川未得，不敢遽图中原也。曹操有可乘之势，而两家未有能乘之力。呜呼，岂非天哉！

赤壁鏖兵之日，徐庶曾乞一兵守潼关矣。而此卷但见钟繇，不见徐庶，何也？意者徐庶此时已死乎！不然，庶纵不肯为操设谋，而身在潼关，恐不能谢其责也。自赤壁一去，更不见徐庶下落，庶即不死，我知其必托病而归田里耳！

却说献策之人乃治书侍御史陈群字长文。操问曰：“陈长文有何良策？”群曰：“今刘备、孙权结为唇齿，若刘备欲取西川，丞相可命上将提兵，会合淝之众，径取江南，则孙权必求救于刘备。备意在西川，必无心救权。权无救，则力乏兵衰，江东之地必为丞相所得。（前欲使马腾伐吴，意不在吴而在腾也，至此则真伐吴矣。）若得江东，则荆州一鼓可平也。荆州既平，然后徐图西川，天下定矣。”操曰：“长文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即时起大兵三十万，径下江南，

令合淝张辽准备粮草，以为供给。

早有细作报知孙权，权聚众将商议。张昭曰：“可差人往鲁子敬处，教急发书到荆州，使玄德同力拒曹。子敬有恩于玄德，其言必从。且玄德既为东吴之婿，亦义不容辞。若玄德来相助，江南可无患矣。”（事急则孙、刘复合。但内兄不致书于妹夫，而必欲烦鲁肃修书者，以上有江上之追故耳。故曰：“凡事留人情，后来好相见。”）权从其言，即遣人谕鲁肃，使求救于玄德。肃领命，随即修书，使人送玄德。玄德看了书中之意，留使者于馆舍，差人往南郡请孔明。孔明到荆州，玄德将鲁肃书与孔明。看毕，孔明曰：“也不消动江南之兵，也不必动荆州之兵，自使曹操不敢正觑东南。”便回书与鲁肃，教高枕无忧，若但有北兵侵犯，皇叔自有退兵之策。（妙在不即说明，令人测摸不出。）使者去了。玄德问曰：“今操起三十万大军，会合淝之众，一拥而来，先生有何妙计，可以退之？”孔明曰：“操平生所虑者，乃西凉之兵也。今操杀马腾，其子马超见统西凉之众，必切齿操贼。主公可作一书，往结马超，使超兴兵入关，则操又何暇下江南乎？”（马腾死后，便当接出马超，却偏因曹操伐吴，孙权求救，然后转将出来，事曲而文亦曲。）玄德大喜，即时作书，遣一心腹人径往西凉州投下。

却说马超在西凉州，夜感一梦，梦见身卧雪地，群虎来咬，惊惧而觉，心中疑惑，聚帐下将佐，告说梦中之事。帐下一人应声曰：“此梦乃不祥之兆也。”众视其人，乃帐前心腹校尉，姓庞名德字令名。超问：“令名所见若何？”德曰：“雪地遇虎，梦兆殊恶，莫非老将军在许昌有事否？”言未毕，一人踉跄而入，（接笋甚紧。）哭拜于地曰：“叔父与弟皆死矣！”超视之，乃马岱也。超惊问何为。岱曰：“与侍郎黄奎同谋杀操，不幸事泄，皆被斩于市，二弟亦遇害。惟岱

第五十八回

扮作客商，星夜走脱。”超闻言，哭倒于地，众将救起。超咬牙切齿，痛恨操贼。（即无玄德书，超之起兵决矣。）忽报：“荆州刘皇叔遣人赍书至。”（马超正说梦，马岱忽来；马超正哭，玄德书又忽来，接笋处俱极紧。）超拆视之。书略曰：

伏念汉室不幸，操贼专权，欺君罔上，黎民凋残。备昔与令先君同受密诏，誓诛此贼。（照应二十回中事。）今令先君被操所害，此将军不共天地、不同日月之仇也。若能率西凉之兵，以攻操之右，备当举荆襄之众，以遏操之前，（句虚。）则逆操可擒，奸党可灭，仇辱可报，汉室可兴矣。书不尽言，立待回音。

马超看毕，即时挥涕回书，发使者先回，随后便起西凉军马。

正欲进发，忽西凉太守韩遂使人请马超往见。（马超正欲起兵，韩遂之使忽来，接笋又甚紧。）超至遂府，遂将出曹操书视之，内云：“若将马超擒赴许都，即封汝为西凉侯。”（玄德致书于马超，用实写；曹操致书于韩遂，用虚写。一实一虚，笔法变化。○有此书札往来，便为下文诈书张本。）超拜伏于地曰：“请叔父就缚俺弟兄二人，解赴许昌，免叔父戈戟之劳。”（有此一逆，文势便曲。）韩遂扶起曰：“吾与汝父结为兄弟，安忍害汝？汝若兴兵，吾当相助。”（玄德之助是虚，韩遂之助是实。）马超拜谢韩遂，便将操使者推出斩之，乃点手下八部军马，一同进发。那八部乃侯选、程银、李堪、张横、梁兴、成宜、马玩、杨秋也。八将随着韩遂，合马超手下庞德、马岱，共起二十万大兵，杀奔长安来。（写得声势。）长安郡守钟繇飞报曹操，一面引军拒敌，布阵于野。西凉州前部先锋马岱引军一万五千，浩浩荡荡，漫山遍野而来。钟繇出马答话，岱使宝刀一口，与繇交战。不一合，繇大败奔走。（只会写字，那里会厮杀。我有笔

如刀，不若别人怀宝剑。)岱提刀赶来。马超、韩遂引大军都到，围住长安。钟繇上城守护。长安乃西汉建都之处，城郭坚固，壕堑险深，急切攻打不下。一连围了十日，不能攻破。庞德进计曰：“长安城上土硬水碱(旁：音减。)，甚不堪食，更兼无柴。今围十日，军民饥荒，不如暂且收军，只须如此如此，长安唾手可得。”(此时妙在不叙明白，至后方知其计。)马超曰：“此计大妙。”即时差令字旗传与各部，尽教退军，马超亲自断后。各部军马，渐渐退去。钟繇次日登城看时，军皆退了，只恐有计，令人哨探，果然远去，方才放心，纵令军民出城，打柴取水，大开城门放人出入。(即此便是计策。)至第五日，人报马超兵又到，军民竞奔入城。(此时庞德已杂其中矣。)钟繇仍复闭城坚守。

却说钟繇弟钟进把守西门。约近三更，城门里一把火起。钟进急来救时，城边转过一人，举刀纵马，大喝曰：“庞德在此！”(庞德入城不用明叙，至此突如其来，如亚夫将军从天而下。)钟进措手不及，被庞德一刀斩于马下，杀散军校，斩关断锁，放马超、韩遂军马入城。钟繇从东门弃城而走。马超、韩遂得了城池，赏劳三军。钟遥退守潼关，飞报曹操。操知失了长安，不敢复议南征，(照应前文东吴求救事，此马超救之，而实玄德救之也。)遂唤曹洪、徐晃分付：“先带一万人马，替钟繇紧守潼关。如十日内失了关隘，皆斩；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。我统大军随后便至。”二人领了将令，星夜便行。曹仁谏曰：“洪性躁，诚恐误事。”(预为失潼关伏笔。)操曰：“你与我押送粮草，便随后接应。”

却说曹洪、徐晃到潼关，替钟繇坚守关隘，并不出战。马超领军来关下，把曹操三代毁骂。(又一陈琳。)曹洪大怒，要提兵下关厮杀。徐晃谏曰：“此是马超要激将军厮杀，切不可与战，待丞相大

第五十八回

军来，必有主画。”马超军日夜轮流来骂，（陈琳骂操以笔，马超骂操以口。笔止一笔，口有万口。）曹洪只要厮杀，徐晃苦苦挡住。至第九日，在关上看来，西凉军都弃马在于关前草地上坐，多半困乏，就于地上睡卧。（诱敌之计。）曹洪便教备马，点起三千兵，杀下关来。西凉兵弃马抛戈而走。洪迤迤追赶。时徐晃正在关上点视粮车，闻曹洪下关厮杀，大惊，急引兵随后赶来，大叫：“曹洪回马！”忽然背后喊声大震，马岱引军杀至。（城外见马岱，与城中见庞德，皆突如其来，写得声势。）曹洪、徐晃急回走时，一棒鼓响，山背后两军截出，左是马超，右是庞德，混杀一阵。曹洪抵当不住，折军大半，撞出重围，奔到关上。西凉兵随后赶来，洪等弃关而走。庞德直追过潼关，撞见曹仁军马，救了曹洪等一军。马超接应庞德上关。曹洪失了潼关，奔见曹操。操曰：“与你十日限，如何九日失了潼关？”洪曰：“西凉军兵百般辱骂，因见彼军懈怠，乘势赶去，不想中贼奸计。”操曰：“洪年幼躁暴，徐晃你须晓事。”晃曰：“累谏不从。当日晃在关上点粮车，比及知道，小将军已下关了。晃恐有失，连忙赶去，已中贼奸计矣。”操大怒，喝斩曹洪。（忘却“宁可无洪，不可无公”之时耶？）众官告免。曹洪服罪而退。

操进兵，直扣潼关。曹仁曰：“可先下定寨栅，然后打关未迟。”操令砍伐树木，起立排栅，分作三寨：左寨曹仁，右寨夏侯渊，操自居中寨。次日，操引三寨大小将校，杀奔关隘前去。正遇西凉军马，两边各布阵势。操出马于门旗下，看西凉之兵，人人勇健，个个英雄，又见马超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抹朱，腰细膀宽，声雄力猛，白袍银铠，手执长枪，立马阵前。（借曹操眼中极写马超。）上首庞德，下首马岱。操暗暗称奇，自纵马谓超曰：“汝乃汉朝名将子孙，何故背反耶？”超咬牙切齿，大骂：“操贼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诛；害我父弟，

不共戴天之仇。吾当活捉生啖汝肉!”(前是背后骂,此是当面骂,只此数语,直抵得一篇檄文。)说罢,挺枪直杀过来。曹操背后于禁出迎。两马交战,斗到八九合,于禁败走。张郃出迎,战二十合,亦败走。李通出迎。超奋威交战,数合之中,一枪刺李通于马下。超把枪望后一招,西凉兵一齐冲杀过来,操兵大败。西凉兵来得势猛,左右将佐皆抵当不住。马超、庞德、马岱引百余骑,直入中军,来捉曹操。操在乱军中,只听得西凉军大叫:“穿红袍的是曹操。”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。(畅绝,快绝。马超挂孝,曹操何敢穿红?操之去红,只算替马腾带孝。)又听得大叫:“长髯者是曹操。”操惊慌,掣所佩刀断其髯。(袁绍入官时,胡子大得便宜;马超追操时,胡子又极受累。)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,超遂令人叫:“拿短髯者是曹操。”操闻知,即扯旗角包颈而逃。(畅绝,快绝。关公囊长须,曹操包短须,若云裹颈的是曹操,则将断其颈乎?)后人诗曰:

潼关战败望风逃,孟德惶惶脱锦袍。

剑割髭髯应丧胆,马超声价盖天高。

曹操正走之间,背后一骑赶来,回头视之,正是马超。(吓杀。)操大惊。左右将校见超赶来,各自逃命,只撇下曹操。超厉声大叫曰:“曹操休走!”操惊得马鞭坠地。看看赶上,马超从后使枪搠来,操绕树而走。超一枪搠在树上,急拔下时,操已走远。(或曰:恶人不死,天之道也。予曰:此非天道,特天数耳。)超纵马赶来,山坡边转过一将,大叫:“勿伤吾主,曹洪在此。”轮刀纵马,拦住马超。操得命走脱。(与荥阳救操仿佛相似。)洪与马超战到四十五合,渐渐刀法散乱,气力不加。夏侯渊引数十骑随到。马超独自一人,恐被所算,乃拨马而回。夏侯渊也不来赶。

第五十八回

曹操回寨，却得曹仁死据定了寨栅，因此不曾多折军马。操入帐，叹曰：“吾若杀了曹洪，今日必死于马超之手也！”（不是写曹洪，是写马超。）遂唤曹洪，重加赏赐，收拾败军，坚守寨栅，深沟高垒，不许出战。超每日引兵来寨前辱骂搦战。操传令教军士坚守，如乱动者斩。诸将曰：“西凉之兵，尽使长枪，当选弓弩迎之。”操曰：“战与不战，皆在于我，非在贼也。贼虽有长枪，安能便刺？诸公但坚壁观之，贼自退矣。”诸将皆私相议曰：“丞相自来征战，一身当先，今败于马超，何如此之弱也！”（弱得作怪。）过了几日，细作报来：“马超又添二万生力兵来助战，乃是羌人部落。”操闻知大喜。（喜得作怪。）诸将曰：“马超添兵，丞相反喜，何也？”操曰：“待吾胜了，却对汝等说。”三日后，又报关上又添军马，曹又大喜，就于帐中设宴作贺。（贺得作怪。）诸将皆暗笑。操曰：“诸公笑我无破马超之谋，公等有何良策？”徐晃进曰：“今丞相盛兵在此，贼亦全部见屯关上，此去河西，必无准备。若得一军，暗渡蒲阪津，先截贼归路，丞相径发河北击之。贼两不相应，势必危矣。”（因曹操分兵，故韩与马亦分兵，分则易间也。）操曰：“公明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便教徐晃：“引精兵四千，和朱灵同去径袭河西，伏于山谷之中，待我渡河北，同时击之。”徐晃、朱灵领命，先引四千军暗暗去了。操下令，先教曹洪于蒲阪津安排船筏，留曹仁守寨。操自领兵渡渭河。

早有细作报知马超。超曰：“今操不攻潼关，而使人准备船筏，欲渡河北，必将遏吾之后也。吾当引一军沿河拒住岸北，操兵不得渡，不消二十日，河东粮尽，操兵必乱，却循河南而击之，操可擒矣。”（长江不可渡，渭河亦几不可渡。）韩遂曰：“不必如此。岂不闻兵法有云‘兵半渡可击’？待操兵渡至一半，汝却于南岸击之，操兵皆死于河内矣。”（不死于陆，必死于水，其不死者天也。）超曰：“叔

父之言甚善。”即使人探听曹操几时渡河。

却说曹操整兵已毕，分三停军前渡渭河。比及人马到河口时，日光初起，操先发精兵渡过北岸，开创营寨，操自引亲随护卫军将百人，按剑坐于南岸，看军渡河。忽然人报：“后边白袍将军到了。”（白虎来临，螭蛇发动。）众皆认得是马超，一拥下船。河边军争上船者，声喧不止。操独坐而不动，按剑指约休闹。（只顾其前，不顾其后，鸟巢烧粮时亦用此法。）只听得人喊马嘶，蜂拥而来。船上一将跃身上岸，呼曰：“贼至矣，请丞相下船。”操视之，乃许褚也。操口内独言：“贼至何妨？”回头视之，马超已离不得百余步。（吓杀。）许褚拖操下船时，船已离岸一丈有余。褚负操一跃上船，随行将士尽皆下水，扳住船边，争欲上船逃命。船小将翻，褚掣刀乱砍，船傍手尽折倒于水中。（舟中之指可掬。）急将船望下水掉去。许褚立于梢上，忙用木篙撑之。操伏在许褚脚边。（许褚为曹操手下将，曹操反为许褚脚下人。）马超赶到河岸，见船已流在半河，遂拈弓搭箭，喝令骁将绕河射之，矢如雨急。褚恐伤曹操，以左手举马鞍遮之。（操无洪则死于陆，无褚则死于水，其不死者，天也。）马超箭不虚发，船上驾舟之人，应弦落水，船中数十人皆被射倒，其船反撑不定，于急水中旋转。许褚独奋神威，将两腿夹舵摆撼，一手使篙撑船，一手举鞍遮护曹操。（以旗包颈，以鞍遮身，不谓旗与鞍却有如此用法。）

时有渭南县令丁斐在南山之上，见马超追操甚急，恐伤操命，遂将寨内牛只马匹尽驱于外，漫山遍野皆是牛马。西凉兵见之，都回身争取牛马，无心追赶，曹操因此得脱。（曹操不死，亏了树，亏了旗，亏了鞍，又亏了牛马。○亏了放牛，救了水中一老牛；亏了放马，退了岸上一怒马。）方到北岸，便把船筏凿沉。诸将听得曹操在

河中逃难，急来救时，操已登岸。许褚身披重铠，箭皆嵌在甲上。众将保操至野寨中，皆拜于地而问安。操大笑曰：“我今日几为小贼所困。”（每败必笑，奸雄故态。）褚曰：“若非有人纵马放牛以诱贼，贼必努力渡河矣。”操问曰：“诱贼者谁也？”有知者答曰：“渭南县令丁斐也。”少顷，斐入见，操谢曰：“若非公之良谋，则吾被贼所擒矣。”遂命为典军校尉。斐曰：“贼虽暂去，明日必复来，须以良策拒之。”操曰：“吾已准备了也。”遂唤诸将：“各分头循河筑起甬道，暂为寨脚。贼若来时，陈兵于甬道外，内虚立旌旗，以为疑兵。更沿河掘下壕堑，虚土棚盖，河内以兵诱之。贼急来必陷，贼陷便可击矣。”（但为自守之计，是示之以弱。）

却说马超回见韩遂，说：“几乎捉住曹操，有一将奋勇负操下船去了，不知何人。”遂曰：“吾闻曹操选极壮之人作为帐前侍卫，名曰虎卫军，以骁将典韦、许褚领之。（因许褚，并提起典韦，照应击张绣时事。）典韦已死，今救曹操者，必许褚也。此人勇力过人，人皆称为‘虎痴’。如遇之，不可轻敌。”超曰：“吾亦闻其名久矣。”遂曰：“今操渡河，将袭我后，可速攻之，不可令他创立营寨^①。若立营寨，急难剿除。”超曰：“以侄愚意，还只拒住北岸，使彼不得渡河，乃为上策。”遂曰：“贤侄守寨，吾引军循河战操若何？”超曰：“令庞德为先锋，跟叔父前去。”于是韩遂与庞德将兵五万，直奔渭南。操令众将于甬道两旁诱之。庞德先引铁骑千余冲突而来，喊声起处，人马俱落于陷马坑内。庞德踊身一跳，跃出土坑，立于平地，立杀数人，步行砍出重围。（写庞德声势，为后文战关公伏笔。）韩遂已被困在核心，庞德步行救之，正遇着曹仁部将曹永，被庞德一刀砍于

① 立，原作“业”，今据芥子园本改。

马下，夺其马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救出韩遂，投东南而走。（庞德失马夺马，许褚跳船撑船，其勇相似。）背后曹兵赶来。马超引军接应，杀败曹兵，复救出大半军马，战至日暮方回。计点人马，折了将佐程银、张横，陷坑中死者二百余人。（韩遂八将中折了二将。）超与韩遂商议：“若迁延日久，操于河北立了营寨，难以退敌。不若乘今夜引轻骑去劫野营。”遂曰：“须分兵前后相救。”于是超自为前部，令庞德、马岱为后应，当夜便行。

却说曹操收兵屯渭北，唤诸将曰：“贼欺我未立寨栅，必来劫野营。可四散伏兵，虚其中军，号炮响时，伏兵尽起，一鼓可擒也。”（超、遂之谋，早为老贼所觉。）众将依令，伏兵已毕。当夜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骑往前哨探，成宜见无人马，径入中军，操军一见西凉兵到，遂放号炮，四面伏兵皆出，只围得三十骑。成宜被夏侯渊所杀。（韩遂八将中又折了一人。）马超却自从背后，与庞德、马岱兵分三路蜂拥杀来。正是：

纵有伏兵能候敌，怎当健将共争先。

未知胜负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

马超者，蜀中五虎将之一也。此卷于其未入蜀之时，先写马超之勇。而将写马超之勇，先写许褚之勇，写许褚正以写马超也。然许褚但矜其勇，而马超斗之，亦不过以勇斗勇耳。马腾之轻入虎口，固为忠有余而智不足；马超之徒恃虎威，其亦勇有余而谋未足与！

兵法有妙于用间者。胜一人难，胜两人易，以一人不可间，而两人则可间也；聚两人于一处而胜之难，分两人于两处而胜之易，以两人之聚不可间，而两人之分则可间也。然而间之则非一术矣。有马上之语，而书中之字可疑；有书中之字，而马上之语愈可疑。间之则又非无端矣。斩使之前，操先有书，有前之书，而后之书可疑；割地之时，遂亦有书，有我之书，而彼之书亦可疑。操之所以疑超者，盖深得兵家间法之妙云。

周瑜之愚蒋干，妙在黑夜；曹操之间韩遂，又妙在白日。愚蒋干之书，妙在明白；间韩遂之书，又妙在胡涂。周瑜帐前之语，妙在说极要紧话；曹操马上之语，又妙在说极没要紧语。骗法不同，愈出愈妙，写来好看杀人。

天下岂有两阵对圆，而但叙寒温，无一语及军事者？又岂有遣使送书，精密如曹操，而误封草稿者？此明系反间之计，而韩遂不

知，乃含糊以对马超，马超安得不怒乎？然则马超之疑，虽曹操之智足以使之，而亦韩遂之愚有以成之耳。

马超断韩遂之手，犹自断其手也。韩遂因马超之疑，而欲图马超，亦犹自断其手也。两人之相救，当如左右手，而乃自相矛盾，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，袖手而观其败，岂不深可惜哉？

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，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，而惟曹操则自揽其权，而独运其谋。虽有众谋士以赞之，而裁断出诸臣之上，又非刘备、孙权比也。观其每运一计，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，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。唐太宗题其墓曰：“一将之智有余。”良然，良然。

操每见西凉添兵而大喜，盖以兵多则粮不能继，一可喜也；兵多则心不能一，二可喜也。乌巢之战，以少而胜；赤壁之战，以多而败。操之料人，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。

张角之以左道惑众，已隔五十余回矣，此卷忽有一左道之张鲁以配之。角有兄弟三人，鲁则有父子祖孙三世；角有太平道人大贤良师之名，鲁则有师君、祭酒、鬼卒之号，何其不谋而相类也？盖刘备之将聚桃园，则以黄巾为之始；而刘备之将入西蜀，则以张鲁为之端，是一部大书前后关合处。

却说当夜两兵混战，直到天明，各自收兵。马超屯兵渭口，日夜分兵，前后攻击。曹操在渭河内，将船筏锁练作浮桥三条，接连南岸。曹仁引军夹河立寨，将粮草车辆穿连以为屏障。马超闻之，教军士各挟草一束，带着火种，与韩遂引军并力杀到寨前，堆积草把，放起烈火。（前有赤壁之烧，后有渭河之烧。大火之后，又有小

第五十九回

火。)操兵抵敌不住,弃寨而走,车乘浮桥,尽被烧毁。西凉兵大胜,截住渭河。曹操立不起营寨,心中忧惧。荀攸曰:“可取渭河沙土,筑起土城,可以坚守。”操拨三万军担土筑城。马超又差庞德、马岱各引五百马军,往来冲突。更兼沙土不实,筑起便倒,操无计可施。

时当九月尽,天气暴冷,彤云密布,连日不开。(妙有闲笔,点次时序。)曹操在寨中纳闷,忽人报曰:“有一老人来见丞相,欲陈说方略。”操请入见。其人鹤骨松姿,形貌苍古。问之,乃京兆人也,隐居终南山,姓娄名子伯,道号梦梅居士。操以客礼待之。子伯曰:“丞相欲跨渭安营久矣,今何不乘时筑之?”操曰:“沙土之地,筑垒不成,隐士有何良策赐教?”子伯曰:“丞相用兵如神,岂不知天时乎?连日阴云布合,朔风一起,必大冻矣。(前攻冀州之时,有老叟陈说星象;今战渭桥之日,又有老叟陈说天时。前后遥遥相对。)风起之后,驱兵士运土泼水,比及天明,土城已就。”操大悟,厚赏子伯。子伯不受而去。(不受金帛,高则高矣,但不明顺逆,有愧隐士之名。彼四皓助吕,不得为安刘;今梦梅助曹,岂得为安汉乎?)是夜北风大作,操尽驱兵士担土泼水,为无盛水之具,作缣囊盛水浇之,随筑随冻,比及天明,沙水冻紧,土城已筑完。(超之焚寨,恃有火攻;操之筑城,赖有水助。)

细作报知马超。超领兵观之,大惊,疑有神助。次日,集大军鸣鼓而进。操自乘马出营,止有许褚一人随后。操扬鞭大呼曰:“孟德单骑至此,请马超出来答话。”超乘马挺枪而出。操曰:“汝欺我营寨不成,今一夜天已筑就,汝何不早降?”(老贼妄称天命,天实为之,谓之何哉!)马超大怒,意欲突前擒之,见操背后一人,睁圆怪眼,手提钢刀,勒马而立。(极写许褚英勇,以衬马超之英勇。)超疑是许褚,乃扬鞭问曰:“闻汝军中有虎侯,安在哉?”许褚提刀大叫

曰：“吾即谯郡许褚也！”目射神光，威风抖擞。超不敢动，乃勒马回。（前梦众虎而疑，今见一虎而退。）操亦引许褚回寨。两军观之，无不骇然。操谓诸将曰：“贼亦知仲康乃虎侯也。”自此军中皆称褚为“虎侯”。（百忙中夹注一笔。）许褚曰：“某来日必擒马超。”操曰：“马超英勇，不可轻敌。”褚曰：“某誓与死战。”即使人下战书，说虎侯单搦马超，来日决战。超接书，大怒曰：“何敢如此相欺耶！”即批：“次日誓杀虎痴。”（褚一虎也，超亦一虎也，虎超岂畏虎褚？）

次日，两军出营，布成阵势。超分庞德为左翼，马岱为右翼，韩遂押中军。超挺枪纵马，立于阵前，高叫：“虎痴快出。”曹操在门旗下，回顾众将曰：“马超不减吕布之勇。”（此语是激许褚。）言未绝，许褚拍马舞刀而出，马超挺枪接战。斗了一百余合，胜负不分，马匹困乏，各回军中换了马匹，又出阵前；又斗一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许褚性起，飞回阵中，卸了盔甲，浑身筋突，赤体提刀，翻身上马，来与马超决战。（极写许褚，正是极写马超。○曹操弃袍，许褚弃甲，弃甲亦算输矣。）两军大骇。两个又斗到三十余合，褚奋威举刀，便砍马超。超闪过，一枪望褚心窝刺来。褚弃刀，将枪挟住，两个在马上夺枪。许褚力大，一声响拗断枪杆，各拿半节，在马上乱打。（以厮杀始，以厮杀终，一笑。）操恐褚有失，遂令夏侯渊、曹洪两将齐出夹攻。庞德、马岱见操将齐出，麾两翼铁骑，横冲直撞，厮杀将来。操兵大乱，许褚臂中两箭，（谁叫汝赤膊。）诸将慌退入寨。马超直杀到濠边，操兵折伤大半。（未行反间之前，操军屡败，可见将在谋而不在勇也。）操令坚闭休出。马超回至渭口，谓韩遂曰：“吾见恶战者，莫如许褚，真虎痴也！”

却说曹操料马超可以计破，乃密令徐晃、朱灵尽渡河西结营，前后夹攻。一日，操于城上见马超引数百骑，直临寨前，往来如飞。